

【CWT42刀劍亂舞無料//膝髭】《蜘蛛夢》

傳言如蛛絲編結成網、放射狀於城內緩緩延伸，初期，膝丸是被最敬愛的兄長矇在鼓裡耍著玩的。他並非兄長第一個求助的對象，這正是膝丸感覺被忽略的疙瘩，梗死在心口、梗死在喉頭，唯一能求得的救贖來源偏偏毫不眷顧。

將主上請託轉交的茶具組平安送達同時，獅子王在抹茶色的茶室裡聽鶯丸說：「那位名字曾和你有些相像的大人最近都做著惡夢，就算給他泡再多上好暖茶也無濟於事呢。」

數日過去，悄悄黏在鵠一身蓬鬆獸毛上的蛛絲轉而沾上富商老舊銅幣顏色的短襪上。遠征歸來的獅子王於報上帶回的資源數量時順道說了：「聽說爺爺的遠親長輩的刀最近一直在做惡夢，是不是該請藥研看診比較好？雖然外表是那個樣子，但年紀還是大了，要是讓惡夢影響生理狀態就不好了、很容易受傷啊……」

承襲小笠原一族精神的藤四郎之一一口答應獅子王的請託，要知道，商人工於算計，但並非唯利是圖與不近人情的。博多藤四郎推推稍稍下滑的紅框眼鏡，在得到全城最一板一眼的房間主人的同意後才拉開門進房。「國重、國重，有件事得請你向主子報告，很嚴重的事喔。」

「什麼事？」押切長谷部放下手裡記錄城中大小事物的穿線小冊問。即便主上當下選擇的近侍不是他，他仍會將每位付喪神的當日勤務詳實記錄，為的是主上需要便能立即呈報。

「聽說髭切大人為連日惡夢所苦，為了別讓主子擔心，請你想想辦法替主子和髭切大人分憂吧？」博多藤四郎拍拍長谷部的肩頭笑說，雖說扯到主子有些牽強，但沒辦法了，反正這幾天主子的重心的確放在源氏重寶身上、小判花起來可不手軟吶。

「我知道了。」押切長谷部毫不遲疑地答應。「知道髭切大人夢到什麼嗎？」

「知道知道，是——」

「什麼？兄長連續好幾天夢到土蜘蛛？」起初，膝丸壓根不想理會在長廊上叫住自己的押切長谷部，但一聽到押切長谷部說的話，膝丸下意識握牢掛於腰側的本體、金屬與金屬因而碰撞發出「喀」的聲響。

「是。主上已經確認過了，他請你務必斬除髭切大人的煩憂。」

「知道了，交給我吧。」

※※※

說是這麼說，可長谷部代主轉告的辦法卻與記憶中斬除土蜘蛛妖的經驗徹底相違，就是一向主命至上的長谷部說話時也不免懷疑起過於簡要的指令是否真能達成除穢目的。

『待在髭切房門外，守一晚，守累了睡著也沒問題、別離開就好。』

要是護衛工作有這麼簡單就好了。到了就寢時刻，快速而不急躁地走在通往兄長大人寢房的長廊上，膝丸不禁垂首嘆氣。

自己絕對樂於替兄長分憂解勞，兄長也絕不可能體察不出這點，但為何不親口傳達？為何要讓無關的他人知道只有自己得以解決的困擾、讓傳言輾轉多次才終於來到自己手裡？

回憶起稍早的晚膳時間，源氏重寶的彼此理所當然被主上安坐一起，期間髭切隻字未提土蜘蛛妖連日入夢的困擾、對膝丸的提問也以刻意連番錯喊膝丸之名與不斷將討厭的菜色挑進膝丸盤裡含糊帶過。但膝丸可沒漏看：淡黑色的半月確實盤在兄長那雙漂亮的琥珀瞳仁之下，與他溫潤的嗓音、柔軟的粉黃短髮一點都不合調。

或許兄長從未產生將切身困擾交由他幾乎要全忘了其存在的弟弟解決的念頭，或許兄長就連心中毫微小角之處也吝於用以容納弟弟。

「兄長，今晚由我替您守夜，請您放心就寢吧。」膝丸單膝跪在髭切闔起的寢房障子外慎重秉告，煤油燈火未滅，代表房內髭切還醒著。

親愛的兄長由正坐姿勢站起身，親愛的兄長移步至收納衣物的壁櫃前取出寢衣，親愛的兄長將事前摺好的寢衣放在腳邊、開始緩緩鬆綁繫妥浴衣的布腰帶。

儘管只是映上障子的剪影，膝丸仍不敢直視而抿緊雙唇別過視線。

「嗯，主君說他透過長谷部傳令，辛苦你們了。」髭切站著更衣的動作頓了下，揉合笑意的溫潤嗓音才透過障子傳出。

「一、一點都不辛苦！兄長能否安眠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兄長能早點告訴我的話，我一定！」髭切話語剛落，膝丸便急著接話。雖說髭切確實從未告訴自己，但自己竟未能查覺兄長異狀也是不爭的事實。

「是嗎？嗯——好吧，你喜歡就好。」障子後的髭切聲音聽來仍是溫和無害，膝丸卻感到心頭一冷。

他人或許無法查知，但自己怎麼可能無法分辨兄長真正的意思？

肯定又、不小心觸及兄長的逆鱗了。

明明已經在想隨時達成兄長要求的急速緊繃狀態下留心了，怎麼……

膝丸想不出該如何延續話題，壓低上身朝障子後的人影敬禮致意便拆下綁在腰間的本體、背對障子隨意選了個梁柱倚坐。

「膝丸」就握在左手手裡，眼前是通往庭園的數階階梯，清冷的月光灑在遠處石塊圍出的小池子上，稀微的暮冬夜風吹落枝頭最後一片頑強的枯葉，枯葉點水，水面的半月隨波紋輕輕晃盪。

一點都不冷。膝丸想。

喀啦。身旁傳來木頭與木頭摩擦的輕微聲響，大概是兄長準備點燃安眠薰香而取出木盒的聲音吧？膝丸跟著準備維持坐姿入睡，蜘蛛妖在兄長的夢中現身，就必須想辦法進入兄長的夢境才行。

「呐、呐，綠丸。」

感覺腰間被什麼東西戳了兩下。

「才不是綠丸！是膝……唔！」

下意識側過身想糾正左下方錯喊名字的溫潤嗓音，膝丸在見到髭切伏趴於悄悄拉開的障子邊、雙手托腮衝著自己笑的模樣，差點沒被衝到嘴邊的抗議給哽死。

「兄長，您該就寢了，穿這麼單薄會著涼的。」膝丸翻身再次單膝跪好，頭低到不能更低、卻無法徹底忽視髭切由下而上近距離的注視。

「對啊，我就是想講這個。天氣這麼冷，不進來一起睡？」髭切笑問。

「不！我不冷、真的不冷，要是我待在房裡的話兄長一定不能好好放鬆，沒問題的，我在這裡守備就好。」膝丸稍稍抬眼，發現髭切話聽著聽著、跟著笑瞇那雙與自己同色的漂亮眼睛了。

「真的不冷？」髭切更愉快地問。

膝丸緊張地吞嚥了口唾液，慎重地點頭。

「那，把『你』交給我。」髭切收斂笑意，騰出右手、掌心面上。

「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失眠丸，你不覺得，『膝丸』是最棒的護身符嗎？」髭切伸手拿過膝丸握牢的本體刀，不多施加力道拿取，僅是翻動書頁般輕鬆動作便卸除膝丸緊繃到極點的武裝。「我就和『膝丸』一起睡囉，晚安。」

喀。

掌握最重要本體的兄長拉上障子，盯著淡黃和紙許久，膝丸才重新調回倚坐姿勢、覺得渾身熱得像尚在融爐底緩緩流轉的炙紅鐵漿。

※※※

一睜開眼，環視四周是無盡黑暗，查覺被兄長取走的「膝丸」還好好握在左手手裡，膝丸立刻明白自己所在之地並非眾神聚集的大城。

像在回應理解自身處境的膝丸般，黑霧散去，難忍惡臭伴隨稠漿滴落地面的黏糊聲響撲面襲來，膝丸拔刀出鞘，與兄長同色的琥珀瞳仁急縮、細如貓目，狠狠瞪視面前妖物。

土蜘蛛妖如虎的巨首口邊不斷流下濃黑唾沫，以顯目的外暴虎牙為首，一口森利獠牙上頭還掛著鮮紅肉塊、牙縫間卡有碎骨，在那之前已侵略他人夢境了嗎？膝丸咬牙。

八對蠟足蠢蠢欲動，算準龐然妖物虎首中心位置，膝丸蹬步疾走。

「喝啊——」

龐然妖物尚未展開攻勢，刀尖閃爍森冷光芒的太刀先一步觸及虎面、沒入體內、將散發惡臭的龐大身軀一刀兩斷，速度之快甚至讓土蜘蛛墨綠的濃血遲了幾秒才湧出整齊的切斷面。膝丸滴血未沾，僅有濃血自本體刀身緩緩流至刀尖、滴入腳下無底的黑暗。

收刀入鞘，細如貓目的琥珀瞳仁放大，手跟著一鬆，「膝丸」掉在黑暗中粉黃暖光照亮的突兀區塊前。

土蜘蛛身後、和兄長髮色相同的暖光照亮翠綠短草，寬闊無盡的冰冷空間裡只有這塊顯得格外突兀的綠草地，尚存一息的髭切就倒臥其上。

熱淚一瞬間滑落眼眶，膝丸小心翼翼湊近髭切，跪下身，將兄長輕輕擁抱入懷。

他受了好嚴重的傷，黑色襯衫與乳白長褲給土蜘蛛的蠟足割裂、沒了衣物蔽體的皮肉也被劃出無數深淺不一的血痕，可是他輕歛雙眼、纖長眼睫不因重傷勢顫動分毫。

還能聽見他淺而平穩的鼻息，他在自己的夢裡安眠。

「兄長……兄長……」膝丸輕聲呼喚，「來遲了非常抱歉，我不會離開、不會離開您了……」

不能以放聲大哭的幼稚途徑發洩情緒真痛苦啊。直到默默哭累了想睡以前，膝丸腦裡只剩下這念頭了。

※※※

「小綠、小綠，起床、起床——」

半夢半醒間，一道朝氣十足的喊聲伴隨由遠而近的腳步聲催促膝丸甦醒。

「嘶……什麼啊……是小今啊……」膝丸不情願地睜眼，小天狗的紅眼睛就近在眼前興沖沖地看著自己。

「什麼什麼啊？小綠你睡過頭了啦，你們的早飯會冷掉喔。快來吃，快、快——」今劍開始使盡全身力氣試圖將膝丸拉起身。

「啊、嗯……那我先請兄長起床可以吧？」膝丸甩甩頭，想著今劍既然用「你們」，代表一向不易入睡的兄長也還在睡吧？

「我幫你我幫你。」今劍放開膝丸，蹦蹦跳跳跑到障子另一半邊待命。

膝丸苦笑，擺擺手示意今劍可以立刻拉開障子。

「啊。」

「啊。」

而後兩人不約而同拋出單音。

寢房內，髭切擁抱「髭切」與「膝丸」仍安穩睡著，乳白的寢衣與被褥讓他看起來像在雪地裡入睡，但畏寒的他唇角卻揚起微小而溫暖的弧度。

「小綠，你們感情真的很好耶。」今劍如是說。

(完)

Free Talk

日安，這裡是梨子，也可以叫我來訝，邊聽Naughty Boy與Sam Smith合作的「La La La」邊打後記的現在，我行李還沒收、代辦事項和購物清單還沒做，這樣的我沒問題嗎？這次的無料就是在這樣充滿不安感的狀態下寫成的小話。

因為怕自己查史料無法確切肯定資料無誤的緣故，寫刀亂二創以來我多半會避免寫到非常刁鑽細微的歷史，這次也不例外，只希望這份無料不會流於膚淺，也希望看到這裡的你能喜歡這份無料甚至能因此吃下這份笨拙的安麗，這樣對我來說就是非常非常棒的肯定了。

兄有弟攻很不錯的，好想看兄者吃源氏派喔，下次見。

BY 歌川梨子(Plurk:fullmoon5320)

2016.02.11 Thu.

「所以髭切大人現在能否安睡？」審神者自遮蔽面容的深黑紗簾後笑問，自那之後數日，盡責的押切長谷部不忘持續追蹤主上懸心之事，並在今日的近侍晨早彙報詳實稟告。

這也是為什麼數小時後的現在，坐在紗簾前的會是捧起茶碗啜飲熱茶、看上去心情很好的髭切的緣故。

「托您的福，這幾天我都能好眠好夢呢。」髭切笑答。

「喔？夢到什麼，說來聽聽？」審神者手持小扇輕敲扶手，感興趣極了。

「我夢見薄綠色的勇者出現了，他邊哭邊大叫地斬除每隻想接近我的大蜘蛛，雖然看起來有點好笑，但我卻覺得很安心呢。」

(兄者對披薩丸的好感度+10/True End)